花阜集

十二

5563.8
4022.2
v7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菴皐集卷之十二

經義輯要下

性善說
性命說 四
性與德本全統偏
人物性同異說
理氣說
太極說
性道
人物性同異之辨

東247869

明德說 三

體用動靜說

格物

事物

虛

性

仁

義

禮

智

信

至善

心

情

意

誠

敬

公私人物

克己

菴皐集卷之十二

經義輯要下

性善說

○堯曰允執厥中中者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固兼大本達道而言大本者天命之性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道道之用也性固不善中何由而生乎中亦固可謂之不善乎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者恐其流於惡也微者至為微妙也精則察其雜於惡也一則守其本之正也性固惡也舜之傳心也何

不曰去其惡而只言危微耶性本善故心亦善也
○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性本於帝衷也帝衷謂之不善可乎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是善而成是性者謂之不善可乎
○大學之止善是天理之極則乃性之本體也不可道性外別有所謂至善故程子曰理之精微不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又曰性即理也朱子曰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又曰天理之極此足以發明性之善也

○孟子所謂性善實淵源於孔子所謂繼善也懼異端之亂眞指其發見之端溯而原之證其本體之善豈不快哉

○荀子之言性惡只是認氣爲性而亦不知氣之本原本不是惡也楊氏之言善惡混只是認情爲性而亦不知情亦可以爲善也禪家之言作用是性只是氣上認知覺運動爲性而不知所以知覺運動者是何物也蘇東坡胡文定胡五峯之言不分善惡皆不知此性之體本自光明粲爛而反以歸之茫然昏昧之地也韓文公之言性有三品亦只是認氣爲性而

又不詳於氣品之不齊有不可量也

○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此天之所以降衷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也然則孟子以前論性不一容或無恠孟子以後猶相疑貳者何也荀揚輩之不會說得大本抑亦未達歟及至張子之橫渠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又至程子所謂性卽理也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說而性命之蘊奧闡發無遺矣

○按性善之義以四端而推之亦可以好惡而推

之其愛不愛宜不宜恭不恭知不知實不實孰好
而孰惡也其聲之清濁色之明暗味之甘辛臭之
香羶孰好而孰惡也以至居之安危行之直枉事
之順逆孰好而孰惡也此是天下之所同古今之
無異則性之所以爲善情亦可以爲善不待前哲
之論而有足以自知者況上天至仁焉而天之所
以予我者乎堯舜爲億兆之愛戴桀紂爲億兆之
易惡則卽其心之向背而知其性之善惡也亦明
矣是故周子曰幾善惡程子曰不是性中元有此
兩物相對而生延平李氏曰元眞於未始有僞之

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朱子曰性不可以善惡名善者無惡之名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以此數說究之所謂惡非心之固有也若寄生疣贅也客寓也瘝孼也橫生也者誠端的語也天地之性何嘗有惡其氣數之失節錯而已矣性該動靜而主靜氣分陰陽而抑陰何歟動靜以寂感言寂固善也陰陽以象類言象本險也然動靜之中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惡者只是差也沴也如耕也餒在其

中也

性命說一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按此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卦）○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朱子曰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

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太極之陽動也通書朱子解

○按此是截自一陽初動處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朱子曰天德乾道亙換一般乾道又言深得些子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混全底○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總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相混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一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是一箇理

○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元是初發出來又曰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又曰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又曰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遂成是利成實是貞○又曰梅藥初生爲元開花爲亨結子爲利成熟爲貞初生爲元長爲亨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

○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釋乾之元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釋乾之亨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釋乾之利貞義也然朱子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

殼包裹在裏以此推之各正性命謂之釋利義保合大和謂之釋貞義可也

性命說二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朱子曰所以循環者乃道也○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人物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

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按此是分道器而言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程子曰此於至善本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又曰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又曰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朱子曰如

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謂繼之者善又曰繼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又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問性與善却是一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又曰這箇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是名曰性○龜山楊氏曰繼之者無間也成之者性無虧也

○按性是太極渾然之體也天地萬物同一太極

太極者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者也善之表德也周子曰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理之尊號也饒雙峯曰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爾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惟其推之於上生天地萬物而不是先也引之於下體天地萬物而不是後也周流貫遍而冲漠無眹無乎不在而無精粗本末彼此之殊何以名之無名可名蓋其至極曰太極所以曰理流行曰道賦予曰命稟受曰性性即命也命即道也道即理也理即太極也名雖殊而義則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之用有以行也繼之者善程子曰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

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是一箇元底意思二五之氣接續夫太極之善而不息之意成之者性朱子曰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程子曰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陰爲陰陽爲陽五行爲五行而太極之體有以立也所謂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是故程子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這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他物不與有也天地萬物未有不此理不此氣故程子又曰無性外之物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也然則單指理曰本

然之性兼指氣曰氣質之性也此朱子所謂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也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者也又所謂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也天地萬物同一氣也而氣有清濁粹駁偏正通塞萬萬不齊之異所謂不同者只是氣質而已也於是先儒之說性乃有二名而人物性同不同之論起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是也蓋一箇性而異其名者非其性之有二也正猶人心道心之心一而名二也何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則一清

一濁之亦道也清濁氣也使之清濁者是道則清濁雖萬不齊所謂道則未嘗不自如也善與性是道繼之成之是氣則清之繼成濁之繼成待他自成而自爲一性此所謂氣質之性也然則其所以清所以濁即統體之太極也清以之清濁以之濁即各具之太極也統體與各具實非二本也乃一體而流行者則只是本然之性也然清者能通得所以清之理故不失其本然所謂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也濁者不能通其所以濁之理故至或全塞其本然所謂本然之性只是氣質之性也然則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雖爲氣質之蔽塞所謂本然之所同者未嘗不在其中也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者氣質用大本然力微卒無以復其初則遂至於絕不相同也雖其不同而所同者存故曰性(氣質之性)相近雖其相近而拘蔽已甚故曰習相遠此朱子所謂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與也然則物自有之而自不能發不得與人類也況其形質之正偏又有所謂直生橫生倒生之不齊者一定而不得變易

也耶噫先儒有或以爲氣質之性原於本然之性乃以人與物氣質之不同旁引曲證並與本然謂之不同者何歟盖不審乎太極者是性之本體而天地萬物無一不具此性也又不能以其本原之所同推其氣禀之不齊以其氣禀之相近究其本原之所同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禀之氣則或値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闕

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莫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然物之可擬矣以此究之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者謂此理墮在至濁至偏之中無際可發無端可尋也雖或有一點子明如虎狼蜂蟻之仁義而又推不去也

性命說三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章句曰人

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朱子曰性只是一般人物氣禀不同人雖禀得氣濁本性之善終在有可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禀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致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按性是太極渾然之體也其體至善本自渾圓完全無少虧欠虧欠則非太極也無形狀方所界

限之間隔間隔則非太極也故萬物無不各具而各自渾圓是所謂天命之性也惟人得氣正通能通得渾圓之體而隨時流行隨處發見隨去推得也物得氣偏塞雖其渾圓之體無異於人無道理矯其偏疏其塞而開通得本體也且其略略所流行發見者只是偏也塞也推不去也此所謂與人絕不同也然在人唯聖人能通得全體而盡之推之人物而盡之盡之者只是盡其本分不是有加也如使物我之性初不相同雖聖人亦何由而知之明而處之當也人之下愚入中之偏塞也物之

至靈物中之正遞也聖人之敎無他也各因其所固有者而隨其開明處開明之而已也

性命說四

○性者即太極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道即太極也道爲太極言流行也心爲太極言統會也○命即性也○當初命字理從條理上起意極從屋極上取義道從行路上起意天從太處上起義○道即性也○道即理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性猶太極心猶陰陽○誠即所謂太極也天從上天尊大之意上取義帝從皇帝道統之意上取義此愚意也

○按理只是一箇理理有本然自然能然必然當然底本然其所以然也自然其無爲而爲也能然其充滿而動也必然其感應之妙也當然其合當如此也蓋一氣流行萬化生生而其所主宰者理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爲之根柢自其一原而推之則先乎天地萬物生天地萬物而不是先也後乎天地萬物體天地萬物而不是後也眞全體渾然之中包萬象森然者在條貫脉絡縱横綜錯千變萬化之原無不畢具完全眞實至中至正至高至妙至精至神至矣盡矣無以加矣更没去處了不

可得而形容焉故強名之曰太極極之爲言極至也極致也又重之以太太太之爲言極大也極甚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其尊無對故曰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也故曰天理之尊號也故曰至善其異名也其曰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也其曰太極本無極者正謂具此道理而無此形狀也無極之中萬象森然不可謂之無太極之體冲漠無眹不可謂之有無極只是太極之發明也太極即是無極之骨子也以其流行曰道道未

始因流行而方有也元自有之即所以然之理故流行也所以即流行也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謂事事物物當行之道即是事事物物當然之理也以其自然曰天程子曰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非以形體言也兩儀肇判天爲一原則天者卽統體太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所謂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不以地對則天卽理也所謂由太虛有天之名也以其主宰曰帝天之有帝猶人之有心心之有性也以其所賦曰命卽理之流行而賦於物也所謂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

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所謂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所謂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只是大化流行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以其所受曰性性卽生之理也理之全體而萬物受之以爲生也所謂天命之性萬理之總名也所謂性者道之形體也（邵子曰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道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以其所得曰德德者得也以其所得直做得如此陰陽得此理爲陰陽之德天地得此理爲天地之德萬物得此理爲

萬物之德心得之爲心之德性得之爲性之德所謂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便是明德所謂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所謂德是得於天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以其至實曰誠誠者至實而无妄之謂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曰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又曰誠即所謂太極也）故曰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蓋以自然之理言之惟天理至實而无妄以德言之惟聖人之心至實而无妄

至於隨事而言之一念一言一行之實亦皆誠也

性與德皆有本體全體統體偏體

○按本體以其本然而言朱子答陳器之書有曰全體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言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粲然有條四端若此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條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子時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爲不

善故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
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
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
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
邊纔感中間便應蓋由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
四者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兩兩對立
也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之則一事全言
之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智云云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對本末處指本體該本末處指全體偏言分言者謂析而言之別而言之使其界限條理間架各各分明也即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各一其性也各具之太極也一本萬殊也粲然有條也詳著其條也備言含具之衆理也一事之體一物之體也所謂偏體也全言合言者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也統體一太極也萬殊一本也衆理之會極也合輳將來翕聚爲一脗合無間也萬化之根萬物之

本會其極於一也所謂統體也

人物性同異說 壬子

○按朱子曰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則是性也天地生物之理也即所謂道也即所謂天理也生之理也天地之性也無極之真也冲漠無眹者也萬殊之一本也一理渾然無有不善者也萬物之一原也大本大原上大化流行賦予萬物者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同無以異者也是氣也天地生物之氣也即所謂器也二五之精也生之謂氣也氣出於天者也稟得天地之生氣者也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合理與氣而生也此性之氣質之性所以相近而知覺運動若不異也至若五常虎狼蜂蟻豺獺

巢穴居未嘗無各有一點明略相似是因其所同而同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蓋理與氣雜了不得混亦不得則理氣固是一物而氣中挑出其至善之原而命名者曰理也理非懸空獨立底物則雖其至善氣之不齊隨而轉了

然則得氣之全通者爲人而全得許多道理緊然
有條焉至於形體直而知覺運動無不周遍仁義
禮智粹然畢備觸處便發出來無事不做去得氣
之偏塞者爲物而許多道理昏了闕了而有闕焉
至於形體橫而所以知覺運動也周遍不得所謂
一點明也更推不去其所謂仁者不得以爲義義
者不得以爲仁仁於是而不仁於彼義於彼而不
義於此蔽固之甚者一端無所發些事不得做是
因其所異而異者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

同蓋理有一原則氣亦有一原其曰理同者一原之氣同故理亦同也其曰氣異者一原之氣不齊也昏明開塞剛柔強弱偏全多少清濁粹駁故氣言異也然則一氣也而有異同何也所同者生活也所異者不齊也自其異體而言之形旣具矣橫直懸殊則知覺運動例當不同然理同生活氣同生活故猶有所相近也生活旣同有所相近則仁義禮智亦似不異然氣旣不齊體異橫直故理隨氣而轉了且爲形所拘絕然不同也然則一理也而或同或不同何也氣同則理同氣異則理異所同者一原也所異者

不齊也曰理同曰氣猶相近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生括之同也曰氣異曰理絕不同蜂蟻之義虎狼之仁只是一點更推不去且許多道理粹然粲然非物之所得而全也不齊之異也始焉只是不齊之氣至於形具習遠則理爲局絕而終焉蔽塞也理雖局絕自夫性相近推之至於一原則一原理氣人與物何嘗有異也如使理同氣異氣相近理不同之訓只如胡雲峰之說則恐未免理自理氣自氣判然爲二物而於程子二之不是之訓固已左矣於朱子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之訓亦已舛矣且五常本於人身上指出其至善而

命名如天道謂之元亨利貞也人得五行之秀氣全而生之理未嘗欠闕則仁義禮智乃人性之綱而萬理粲然畢備者也豈物之所得而全也亦豈可以一點明畧相似強而名之者比之全體渾然者而強論其同異也氣之全通者亦有清濁粹駁底異此則人中之不齊也氣之偏塞者亦有昏明強柔底異此則物中之不齊也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有是氣必有是理固當如是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之訓似有先後之分然合下理固有如是故氣亦有如是也

理氣說

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又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

○理氣之說莫詳於濂洛關閩而或言理有動靜或言理無動靜或言其理氣之有先後或言其理氣之無先後其言不一若相牴背而學者每患於難爲會通於是尤菴先生出擔而斷之曰理氣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從理而言者有從氣而言者有從源頭而言者有從流行而言者蓋謂理氣混融無間而理自理氣自氣又未嘗夾雜故其言理有動靜者從理之主氣而言也其言理無動靜者從氣之運理而

言也其言有先後者從理氣源頭而言也其言無先後者從理氣流行而言也斯言一出而衆說之不齊者可齊而窮理之士始得其路逕矣朱子大全附錄

○高峯曰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發矣四七理氣往復書

○幹問太極圖首章下蔡覺軒註曰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尤菴曰蓋言陰未生而陰之理先有陽未生而陽之理先有也曰然則是理在氣先先生曰理合下在氣先氣之未生已有其理而氣已生則理反寓在氣中氣之自理生出來太分

明了曰這氣分明自理出來以此決定其先後則是理與氣判爲二物而一爲先一爲後也便覺未穩先生曰不可陰陽本無終始故陰根於陽陽根於陰流行不息循環無窮而氣之所以如此者理本如此故也曰此理分明如此更無可疑宋子大全附錄金幹語錄

理氣吟

○所謂理在氣先者氣之如此理之故理則元無所以然氣之所以然則理

太極吟

太極動靜是陰陽何待生之爲陰陽朱子解去兩生

字始知理氣本非二直曰動而陽靜而陰兩箇而字
恰好義精深易有太極者猶言氣有理宋子大全封石室語錄

太極銘

○曰維太極理一名之其理維何只是所以究竟
其至無形之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不言太極淪於空寂無
中函有盖指謂實不言無極同於一物雖無聲臭
無乎不在有形之極散在物事若說其流行則太
極陰陽莫先莫後俱生相合造次不離若說其源
頭則須有實理方始動靜動靜孰使以動以靜著
之圖象極生陰陽非彼生此數之強名繼之曰陰

陽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萬物未生善者太極

繼善屬陽萬物資始成性氣質之性屬陰各正稟賦氣

便有二二便由感感則闔闢闔闢陽陰陰陽相根

輒如形影總有所以此理之通非予杜撰程朱之

賛

理氣吟

○形而上理形下器理則本善氣偏全不偏不倚

理之善湛一處明氣之全氣之全者是本然本然

之氣曰浩然無形無爲無聲臭這裏至極是實理

只管循環非理何體物不遺此謂理寂則感也感

則動自然必然不得已寂感之氣本非二其動而陽靜而陰陰陽動靜無端始相根相續不相欠氣也飛揚升降者清濁粹駁萬不齊氣發理乘隨所爲雖萬不齊理自如理無無氣氣無無理理氣對言理理氣氣單提氣言理在中焉單提理言不及氣焉

太極說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

極也（朱子大全 濂溪祠記）

○朱子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未有形之前只有理而已）形而下者謂之器（既有形之後有器之名）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生一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周易總目）

○西山眞氏曰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

爲二矣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也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劉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 同上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同上

○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氣之不相離而見者遂以理氣爲一物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此言理氣之不相挾雜而見者遂以理氣爲先後 栗谷全書

有感

○無極而太極此理無聲無臭也此無極雖無聲臭而實有至極妙太極老子所謂者無極爲無窮又以太極上復有無極也虛無雖曰太極生陰陽太極陰陽非二物自太極而言有理後有氣自陰陽而言太極在氣中所以陰陽各具一太極理氣分而言太極與陰陽器道道亦器合太極陰陽理理氣自氣理氣氣便二物理氣元不離一二而二一繼之曰若論無極眞此理先於氣太極一理也妙合便是氣氣具理而發理遂乘氣動理不先氣發氣豈先

理動陰陽無端始動靜無先後

心性情意志思念慮吟

○心器性器水水之瀉出情野水瀉出者則器函性發情者是心情發經營者謂意指向一處所之志思與志相近志大事則小念慮思之屬慮有虞度義又不知不覺闖發出出來不由自家情是情發出後因緣計較意所以大學八條目不曰誠情曰誠意志則只是趍向者意爲陰也志爲陽性情統於心意志統於情又情是發出意主張情如舟車意御者感動方萌思念情思念已到商量意情

意思念爭毫釐處者思之精審也此言如不信請問朱夫子

性道

○栗谷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理一而已矣本無偏正通塞清濁粹駁之異而參差不齊者氣之所爲也天地之理即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即吾人之理也此所謂統體一太極也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謂各一其性者也惟人也得氣之正且通者而清濁粹駁有萬不同若萬物則性不能稟

全德心不能通衆理草木之全塞固不足道矣禽獸之或通一路者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鴈行有兄弟之序睢鳩有夫婦之別巢穴有預知之智候蟲有候時之信道心之發如火始燃如泉始達造次難見故曰微人心之發如鷹解韝如馬脫羈飛騰難制故曰危人心道心雖二名而其原則只是一心其發也或爲理義或爲食色故隨其發而異其名大抵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說分開拖引則豈不至於輾轉失眞

乎朱子之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耳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退溪因此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爲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也退溪與奇明彦論四七之說無慮萬餘言明彦之論則分明直截勢如破竹退溪則辨說雖詳而義理不明反覆咀嚼卒無的實之滋味明彦學識豈敢冀於退溪乎只是有箇才智偶於此處見得到耳○夫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五者之外無他性情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而

己七者之外無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名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矣若七情則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已上喜哀愛欲四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怒惡二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者(懼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懼(此屬是)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者(此屬非此合七情而知其是非之情也)智之端也四端專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本然之性則專言理而不

及乎氣矣氣質之性則兼言氣而包理在其中亦不可以主理主氣之說泛然分兩邊也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兩邊則不知者豈不以爲二性乎且四端謂之主理可也七情謂之主氣則不可也七情包理氣而言非主氣也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氣之說四端七情則不可如此說○以四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氣故也

○羅整菴以高明超卓之見亦微有理氣一物之病退溪精詳謹密近代無比而理發氣隨之說亦微有理氣先後之病欲主理氣互發之說則寧如整菴以人心道心作體用看

○性者理氣之合也蓋理在氣中然後爲性若不在形質之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但就形質中單指其理而言之則本然之性不可雜以氣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張子言其氣質之性其實一性而所主而言者則不同

○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氣發而理乘理通者何謂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程子說 氣局者何謂也氣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後也氣之本湛一清虛氣之本然者浩然之氣也

○人心道心俱是氣發而氣有順乎本然之理者則氣亦是本然之氣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氣而爲道心焉氣有變乎本然之理者則亦變乎本然之氣也故理亦乘其所變之氣而爲人心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則心是氣也或原或生而無非心之發則豈非氣發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發而性不發之理則豈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氣之所重言也

○朱子不云乎氣質只是此性（此性字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此性字氣質之性）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以此觀之氣質之性本然之性決非二性特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氣而命之曰氣質之性耳性旣一則情豈二源乎

人物之性同異之辨 乙巳

○按大學或問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

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此謂人物之生同一理同一性也又曰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此謂人物生之同一氣也又曰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此可見理無清濁粹駁偏正通塞多少輕重形象方所之可言可名而無乎不在此則統一太極也又曰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賤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此

可見物亦有本體之全而其所謂本體之全卽健
順仁義禮智之性也氣有淸濁粹駁偏正通塞多
少輕重形象方所之萬分萬殊而理常乘之隨氣
所爲而賦焉以理分殊者正以是也又曰惟人之
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方寸
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
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
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此蓋指人
物之異只在於得氣之分殊耳氣有本然之氣所
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氣是也健順五常

之理已在其中而及其氣聚形成之時人物不同人各不同物各不同有形形色色之異而此理無往而不爲主宰焉此則各具一太極也人之生得氣之正且通者故方寸之間虛靈洞徹理秉正通之氣具於虛靈洞徹之中而爲明德焉物之生得氣之偏且塞者故形質之稟混濁駁雜理秉偏塞之氣具於混濁駁雜之中而爲微賤焉物之所謂本體之全者已微於氣聚之時隨其偏塞而略焉及其成形而梏亡焉無復可以得而克之栗谷先生所謂萬物則性氣質之性也不能稟全德心不能通

衆理者以此也偏塞之中有清濁粹駁萬不同之分殊禽獸之至靈者(龍鳳龜麟)得其至清至粹之氣或通一路者(虎狼蜂蟻之流)得其或清或粹之氣有一德一理之明無全德衆理之該備者以氣之偏塞也自此推類則有多少多分殊至若草木栗谷日全塞固不足道矣此言的確矣人之所謂本體之全者己實於氣聚之時隨其正通而備焉及其成形而虛靈不昧其所以可爲堯舜參天地贊化育者眞不誣也正通也不能無清濁粹駁萬殊之不齊聖人得至清至粹之氣禀至清至粹之質全德而明

之衆理而通之自聖而下則次次降殺降殺之中
亦有分殊以至愚人雖至濁至駁之氣質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雖其氣禀拘之人欲蔽之或於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本體已
洞然此得氣之正通故也是故聖人因其性分之
所固有而施教焉盖可以充其本體之全也人之
下愚局於氣禀蔽於物欲明德日益昏昧此心之
靈所知者不過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
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人之得正通之氣
禀本明之體者其甚昏蔽者猶有不遠於禽獸者

禽獸之得偏塞之氣所謂本體之全已梏於成形之時者其最靈慧者亦有與人不遠之道是則一原故也理有一原人物同一理也太極之謂也氣有一原人物同一氣也陰陽五行之謂也性有一原人物同一性也健順五常之謂也同中有異異在於氣之偏正通塞異中有同同存於理之一原氣之一原性之一原也

○按性理大全人物門有問於朱子曰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朱子答

曰人獸草木枯槁是雖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幷與其知覺者而亾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云理則未嘗不同者單指理而言也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者兼理氣而言也單指理則人物同兼言氣則人物異其同者理無清濁粹駁偏正通塞多寡輕重分殊形名之可言也其異者氣有清濁粹駁偏正通塞多寡輕重分殊形名之可言也異在氣分上而理輒隨其

異而具焉理常自若也靈而備者得氣正通故靈而所具之理完足具備昏而不能備者得氣偏塞故昏而所具之理不能完足具備靈與昏在氣分上異而備不備亦隨氣之異也同一氣而靈昏有異同一理而備不備有異其曰不備者莫是五常有所欠闕疎略之謂耶非一有而四無二有而三無三有而二無四有而一無然後謂之不備也盍與知覺而已者亦然其爲氣也偏塞之甚疎略之極至於已其知覺焉理則未嘗不具者理自若故也靈與昏備不備已與具字上反覆推究則當見

之矣

明德一

○大學序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是言敎人之法故主言人而不言物也

○明德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又小註朱子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人得正且通之氣而其禀德也虛靈不昧光明正大物得偏且塞之氣而其禀德也昏塞不明故明德之稟但言人而不言物也

○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字有發用底意實

字有主著底意心與性對言則性是性心是心獨言
心則包性在其中獨言性則一理也
○朱子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單指爲氣也又曰虛
靈自是心之本體又曰虛靈何嘗有物此二節該理
氣而言也虛靈之氣與氣稟之氣同一氣也而有精
粗之分虛靈指氣之神明也氣稟指氣之形體也
○按所得乎天合理氣而言虛靈不昧中言得乎
天者光明正大也然則虛靈不昧亦已自是該理
氣也朱子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又曰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合此二

節而觀之則得乎天者虛靈不昧也故謂之明德謂之意己足矣盖明德則心統性情之名也明德豈不該理氣也但虛靈不昧謂之明德而止則恐人只把這虛靈或爲佛氏所謂靈覺之歸而無以見其實體故下二句更說理而實之又合理氣說感動而親切之要人見得的確也朱子曰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爲虛據此更字又字可見虛靈已該理氣也然則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二句說明德之統體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二句更說明德之體用當作二節看也南

塘曰虛靈不昧指心以具衆理指性此二句分理氣也此蓋本於朱子虛靈不昧便是心之說而宋子此段心性情分析之言也豈可援此而證章句也又曰虛靈卽氣也虛靈所具乃性也若理氣之合爲虛靈則虛靈之物已自兼理氣矣章句何以云虛靈具衆理耶又曰上一句就天言中二句就人身言下一句就事言當作三節看云云審得章句之兩而字義則南塘之說恐與朱子之意有異故略下之蔡侯就正焉

明德二

○南塘云大學序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此本然之性也專以生民而言則此德之萬物不能與人同得者可見矣

○明德章句曰人之所得乎天○只言人而不言物其意同或問釋明德曰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明德所具之理則所謂仁義禮智而皆其本然者也明德之稟人與物不同則性之不同自是一事

○按或問釋明德之節有曰以其理而言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則得其正

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賤而
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
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
且通者而其性爲最靈故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
理咸備盖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又大學
首章明德小註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
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生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
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據此二節則明德
者得氣正通萬理咸備光明正大之謂也宜就人
身上說非物之可與不待多辨而南塘援明德爲

人與物性不同之證自解不得也

明德三

○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 大學註

○太極理之尊號明德心之表德 表德字也 朱子語類

○按不言明德無以發明此心之光明

○性即理墮氣中之名子思未發之中孟子性善之性蓋指氣未用事時此理渾然純善自若氣之偏塞者未及損正通者未嘗益者而言也 此所謂性之本體也單言理也

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朱子曰此性墮在氣質之中隨其氣質自爲一性者盖指偏正通塞之氣各具此理而爲分殊者而言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兼言氣也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云 氣異者以分殊言也異體者以形質言也氣猶相近者謂初稟底雖有分殊之遠比諸形質之截異則猶不遠也理絶不同者謂初稟底雖有一原之同已爲偏塞濁駁寡簡之局而至於成形則又爲拘蔽梏亡之極安得不絶異也同者不外於異者異者不准於同者正以是也

○栗谷曰天地之性人與物一也又曰萬物則性不能稟全德云 人與物一也者朱子所謂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者也不能稟全德者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者也其不全而異者盖指偏塞昏濁寡駁之氣

等分差殊之不同而不詳完足該備者而言也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又曰天地之正氣而人得而生者此可見正通之氣人得而稟又曰天地之氣無豪不到無處不透此可見人物同一氣也而稟其偏塞濁駁者爲物爾

○栗谷曰氣之本然者浩然之氣也大抵氣之本湛一清虛而及其流行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則不得無濁駁之變矣且陽之數一陰之數二陽清陰濁陽之數少陰之數多則氣之清濁也清常少濁常多蓋清而濁易濁而清難故也然陰陽對言則有清濁之分錯而言之則陽亦有清濁陰亦有清濁

○朱子曰人得木氣重者惻隱之心常多得金氣重者羞惡之心常多夫五行理氣人得而生之而其多寡重輕分數階級有如此之不全

又況物之所得尤爲昏濁偏駁者乎欲與人較其分數多寡則豈在於五十百步之間也哉以毫釐繆之千里猶未爲喫緊語也

○朱子論明德旣曰必其上智大賢乃能全其本體

遜齋集

○余嘗覵遜齋集至其與舍弟光元書未嘗不廢書而興吁也其曰理在氣之通處然後方爲仁義禮智又曰理在氣之塞處則不得爲仁義禮智又曰若曰禽獸皆有仁義禮智則其氣通而不塞尚可以開之也聖人必開曉之使之爲善云盖於理氣體用上有所未察也又於理絕不同一本萬殊

輩訓不得活看而有是說也歟又曰禽獸皆有五常之性則禽獸亦有天下之大本乎蓋大本者未發之中也專就人身上言之其可牽合於禽獸之性乎大抵禽獸之性與人有異者氣質使之然也有若人之瘖聾跛躄者得偏塞之氣也瘖聾跛躄亦豈無五常也聖人不得使能言能聽能行只是因其氣質之性而順導之至於物性鳥獸魚鱉咸若掌獸掌山澤之類便是修道之敎也便是因性順導之敎也但於人物之所異者只是有偏正通塞清濁粹駁詳略多少之分殊耳

體用動靜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冲漠無眹者無形之謂也理之無形豈有動靜之別乎氣有動靜理無動靜然理外無氣氣外無理則理因氣動靜也

○戒愼恐懼當通動靜看又當專以靜看中庸章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通動靜言也又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專以靜言也然則戒懼愼獨何分別愼獨專以動言戒懼愼獨相對則戒懼主靜而爲存誠養性氣像愼獨主動而爲存誠工夫戒懼愼獨統體則戒懼該動靜而愼獨爲戒懼中實用工夫之地也存養省察云者亦如戒懼愼獨之互爲動靜也

○朱子曰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眹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

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眹也又曰以道言則冲漠散殊又曰太極者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退溪先生曰無眹只是言無聲無臭無形影云爾明彥所謂天地旣判萬物旣生後不可著無眹字者誤矣栗谷先生曰所謂冲漠無眹只是單指太極尤菴先生曰所謂上者（道也）是高妙不屬形氣之義所謂下者（器也）是重濁無如冲漠之云（夫所謂太極已該動靜則所謂冲漠無眹亦可通動靜言也）

○費隱二字皆兼動靜（道之無所不在者費也道之不可見聞者隱也則其無所不在者即不可見聞也其不可見聞者即無所不在也無所不在者動而不可見聞則靜也不可見

聞者靜而無所不在則動也一動一靜底理之沖漠無眹者固無乎不然而以沖漠無眹對一動一靜則沖漠無眹即道之本體無爲者是靜也一動一靜即大用流行者是動也

○南塘曰先師之言本只就太極上分體用動靜非以理與氣相對爲動靜也又曰太極包動靜而爲動包動靜而爲靜知動靜之外無物則當知無動靜之屬靜有動靜之屬動矣○宋晦可云其體常主乎對待之靜南塘曰此言良是

○按理有理體用氣有氣體用理體大本用達道氣體陰陽用動靜索體用之一源知動靜之相涵體涵用用具體窮究到此心潛理爲體也氣爲用

氣爲體也理爲用理氣相對亦相須錯爲反復又

推廣

讀朱子大全感而銘之

○蓋維大全麗末東來圃翁尊信退老專主文成

準則文元承緖愼齋谿谷曠菴同春辛勤用功口

授緖言尤翁任之恐遂堙沒不有尤翁煙沉響絕

同志維何文谷兄弟註成一冊大全劄疑箚訂有

因文純紀疑又與玄石裒聚遺漏條分以附別集

之後後學以賴爲道不墜

格物

○尤菴曰格物之格字輯要所謂窮字至字意似是不可以二義看

○尤菴曰栗谷册在架衣在桁之說極分曉從暗室中册本在架上衣本在桁上而緣暗黑不能見物不可謂册與衣在某處也及取燈照之則的見册在架上衣在桁上矣此喻通透明白十分無疑 晚德唱酬錄

右卞退溪格物立說之誤

○晦翁說吾輩運氣如此而妄有扶顛持危之計眞可笑也 朱子大全

○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

則溺於雜傳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朱子大全

中廟諸人脅迫　君父不保琴瑟鍾皷之樂而卒致己卯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朱子大全

感吟

親親尚功各有攸尚功之弊尤大矣本朝羣臣多慚德非謂平亂靖社者慙德大罪又兼得趙英珪之擊殺鄭英珪之事遂觸　太祖之驚痛

事物

○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

其中 大學

○朱子曰分猶定位耳 性理大全

慮

○慮是思之精審 大學

○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

論語

性 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朱子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性理大全

○朱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

○黃勉齋曰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近思錄

○又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也中庸

○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攧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

○按孔子曰性相近此專氣而言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之性字同命有兼理氣而言有命焉之命字是也命有專指氣而言者仁之於父子至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之命字是也性有專理而言有

性焉之性字是也

仁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朱子曰愚聞之師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又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乎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論語

○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 同上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二程全書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先生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葉氏曰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近思錄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論語

○按朱子曰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甫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覰當底是仁有計較覰當底是恕是也

義

○朱子曰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 大學

○問敬義何別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二程全書

○伊川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註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近思錄

○又曰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 近思錄

○朱子曰仁義體一而用殊 論語

禮

○禮爲心之規矩敬之理也 南塘集

○北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又

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 性理大全

智

○知則心之神明 南塘曰神明卽氣也 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大學或問

○智字從知從自則是蓋取知之別白之義智之與知非是別物 南塘集

○朱子曰心中雖本自具衆理理不能自發得出來故氣之知覺者乃運用得這理出來 上同

○按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知言之所以知是非

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
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是也

信

○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
一箇義字亦得 二程全書

○程子曰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又曰學者
須要自信

○東陽許氏曰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
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
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

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中庸

至善

○朱子曰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 大學

○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 聽箴

心

○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中庸下同

○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

○按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惟心無對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也

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

○按性從心生情從心生內心統性情

○栗谷曰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仁之端也當

怒而怒當惡而惡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懼此屬是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者此屬非合之情而知其是非之情也智之端也

○按約而言之喜哀愛欲仁之端也怒惡義之端也懼禮之端也知七情之當不智之端也

○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雲峯胡氏曰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

○按欲與慾亦有不可通處有心慾字不可用於

七情也

意

○朱子曰意者心之發也

○按此心字當包性情看

誠程伯子曰入道莫如敬註格物窮理但立誠意而格之○按於此見誠敬先後

○周子曰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葉氏曰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

○按誠此理之無爲周子无妄伊川眞實自然底朱子無爲屬靜眞實无妄自然兼動靜其未發而無聲無臭固誠也其已發而忠信實心進德亦誠也無息乃

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不欺是著力去做乃
思誠也无妄者誠之體不息者誠之所爲也
○西山眞氏曰舜典所謂允塞又伊尹告太甲乃曰
鬼神無常享于極誠誠字始見於此
○愚以爲誠之微現暫發者不可謂之非誠但有
間斷則非誠之全體也
○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 論語
○按憤心求通而不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

○李邦直曰不欺之謂誠徐仲車曰不息之謂誠

○愚以為誠猶將敬猶卒未有將不嚴肅而卒不懈怠卒不整齊而將不畏懼也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二程全書

○或問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兩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无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无妄之意耳

○按盖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唯天理至實而无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至

實而无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

敬（自黃帝丹書始至武王孔子其實一道也）

○朱子曰程子（伊川也）於此（敬也）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源也 并或問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敬是涵養一事 二程全書 下并同

○問敬還用意否程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

○敬只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愚以爲能敬便是誠也敬篤則誠立敬益篤而誠益立矣未有不誠而能敬者也

○記詁曰敬以心言恭以貌言

○朱子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

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按敬者但可謂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

公私人物

○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裡心事一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論語

○楊氏曰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

○南軒張氏曰此衆惡衆好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論語

○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朱子答吾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仇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

○又曰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

皆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爲也

○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

○又曰毁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毁若只據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毁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毁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毁譽亦是稱奬得過當

○雲峯胡氏曰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梁

○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鑑焉

○按朱子曰若槩以一理而不差乎其分之殊此

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故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也

克己

○朱子曰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釋無有痕迹又曰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遺其根剗去又曰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論語

○又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但逐出境而已

○按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了豈

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爲之
心未嘗忘也

菴皐集卷之十二

艮皐集卷之十三

心經分類輯略

學者之病
自謙之辭
自欺之病
丈人之病
無主之病
自私之病
舊習之病
放心之病

躐等之病

剳疑

菴皐集卷之十三

心經分類輯畧

學者之病

○新安程氏曰性學不明人心陷溺壽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

○上蔡鸚鵡之譏

○陸象山之死也朱子與人書歎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而遽至此哉

○象山嘗告其門人曰朱元晦如泰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見不肯聽人說話

○徒務博文而少緩於約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後論退溪書）

○朱子曰大凡循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西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

○潛室陳氏曰所謂（程子語）孟子有英氣謂此（孟子）書持敬工夫少只施於養氣不若程門養心以養氣也

○眞西山曰人之常情祗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

○臨川吳氏曰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妄然不以爲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

○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又曰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

又曰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

又曰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立屋無

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

又曰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

又曰瑞巖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朱子曰夫張子(橫渠)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深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

○伊川曰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

○朱子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慾如汚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故窒慾如塡壑懲忿如摧山

又曰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
破家事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至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
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謝上蔡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
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来
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
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朱子曰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

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

○朱子曰若纔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

又曰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面前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又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或問程子曰物之過乎前者見不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会散也雜也剩也拒也無定居俗作冗非也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録者之

罪也

○明道先生曰苟規規於外物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近思錄

○伊川先生曰今之治經者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上同

○伊川先生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葉氏註曰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如也如足跛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上同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葉氏註曰欲速助長則反害實理○上同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欲以此告之○上同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册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聞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

甚不服後来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讀書將以存心所明理也苟徒記誦爲博則書也
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〇朱子曰上蔡
記誦明道者史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上同

○明道先生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上同

○伊川曰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上同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上同

○伊川曰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

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先難存心篤而克己力順乎天理發乎誠心先獲謀其私計其効○又見論語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葉註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己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陥於邪僞反其害性矣○近思錄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同上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同上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積累而高必自下上仝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上同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上同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上同

○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著近禮不近禮論語

下全又曰知見尊丈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
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
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右恭近於禮

自謙之辭

○晩生末學何所知識輒手錄成袟以告同志者而
於言敬之說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
哉圖眞心手聖經賢傳之中爲檢防熟複之地
○祢執經門下敬誦之餘不敢自私請刻之以惠後
學傳四方○中以病廢而有晩悟難成之歎
○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

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敎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自欺之病

○程子曰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

○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

○朱子看糊窓云有些子不整齊便不是他道理朱

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㝎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朱子曰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裡過却飜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不爲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程子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盖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不精衛生不謹

○朱子曰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又曰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 右四節有所之猶附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近思錄

○朱子曰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同上

○葉氏曰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論語

○伊川先生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近思錄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 同上

○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

工若尊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上仝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葉氏註徒尚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上同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釋教言爲訓釋古言爲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而不可上同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

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関
自家身上些子事

○伊川答邢恕曰頤每勸揚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
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
底全然靠不得

又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
錯一字亦何所益

○朱子答陳芝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
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

又曰今人只讀書爲利如取科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陞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

又曰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

○朱子曰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亦何益於吾事耶

○勉齋黃氏曰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

○朱子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

後約然後不流於雜而不拚於陋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别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

○慈溪黄氏曰周程旣沒學者談虛以僞為真是非貿亂又曰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 右二十節 文人之病

○朱子曰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収殺只成得杜撰

揑合而已此一節專事尊德性之病附

○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伊川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朱子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伊川先生曰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

撿束則曰就規矩

○西山眞氏曰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易慢入之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西山眞氏以爲聖賢戲謔和而有節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又曰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不盛然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愼

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又曰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又曰程子雖曰敬以直内而又有以敬直内便不直矣之云也

○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右十節無主之病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

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朱子曰今人所以懶未必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

○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趨蹶無不爲矣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朱子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是如

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又曰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
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
矣
○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
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
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
有甚勢要以此相投極好笑
○南軒張氏曰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
之不同其爲循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端

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

○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

○朱子答廖德明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右九節自私之病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

習熟偏勝等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朱子曰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
却依舊何濟於事

○龜山楊氏曰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
所爲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學以博古
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由是
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朱子曰只是淒同枉過一世

○白雲許氏曰若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
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

○朱子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

又曰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

○朱子曰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爲却顚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

○朱子答林擇之書曰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

○朱子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又曰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
而誤人亦不少
又曰蓋緣日前無寔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
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
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臨川吳氏曰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
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
覺其非 右十四節 舊習之病
○朱子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牿亡則他
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

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

○鬧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朱子曰眞箇是難把持不能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

○朱子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鍾聲聽其一聲未絶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爲學須是致志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

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程子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事爲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温公之類

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朱子嘗謂林恪曰放心不獨走作喚做放纔昏睡

去也即是放

又謂一學者曰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悶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

○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

○勉齋黃氏曰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

○朱子曰人只爲有欲此心千頭萬緒

又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

○勉齋黃氏曰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𢖍逸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背馳者只是不會在源頭上用力只是徒然耳

右十八節放心之病

○朱子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 一此

節專事尊德性之病附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說話務高而已

又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而忘憂是什麽精神什麽骨肋

○朱子曰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

○明道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必有好高躐等之患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新安程氏曰朱子晩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

○朱子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 右六節躐等之病

心經剳疑

○紬繹紬其緒而尋其旨也

○妃配也耦也配耦而相助之意

○存存伊川曰生生不已之意朱子曰存存謂存而

又存不已之意也又曰當以伊川說爲是見易繫上傳

○孤樹裒談○五官身口耳目心也

○伊蒲塞禪家飲食之名佛語漢語飜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

○天飛淵淪情欲之蕩此心之馳騖無常

○銛鋒銛玉篇音(섬)鍤屬利也(塩)○恐似錐也○人心之發如銛鋒則言易發也○韵書利字註亦云銛也

○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愚謂此欲非七情中欲也

○竪立扶持建立也放倒抛棄顛倒也

○且休아직 쉿다가 明番猶言後次 又休또 쉿다가

○這樣處이러한 곳을 極要與他極키 긴히 힘써 저러타시 打疊처바려

○方得뵈ᄋᆞᄎᆞ로 엇다 克下이긔여 바리다 ○猶言克去私欲也

○小可没緊要處저기 可히 緊要흠이 업소되 胡亂去간뒤로ᄒᆞ여 가면

○官會或引語錄謂楮貨○愚意不然考之大學註一作

做官會一作假官會鑄私錢者假借公事之期會則

欺謾之甚也以此意觧之則其或近之耳

○賺却大學註作賺連○按自欺是學者誠意之病

也其罪比諸小人甚輕而以輕罪兼連下文小人之

重罪至於自欺欺人而着也賺連語錄以輕物買重

物曰賺 音담

○遮置得下猶言區處得當也

○舍去脫灑底意達去通達底意

○煎迫 보닷기단말이라 莫枉了 그르게말라

○合說底話 당연히말할말 模樣也 外表 任儞 儞字韻書無以

文義推之猶任他也爾尒同儞伱亦同歟○退產還

退所買財產批退呈官受批而退之也

○因賞因其言而賞答之義歟

○三十六橘 삼참 ○便是猶即是

○夫旣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汚泥非水也撓而濁

之是亦水矣○愚意則以爲謂之鄙詐之心易慢之心則可也指鄙詐易慢而謂之心則未也謂之汚泥之水則可也指汚泥而謂之水則未也西山之本意豈其然也其語義以後學看來似或轉走了

○小人謚嘗訐音갈發人陰私而爲直○內荏柔也

○天若知也和天瘦疑小游所著詞未知何意

○都安頓未有下落猶言未有安頓下落也下落猶著落也

○公門猶言君也子也公也○跬步半步也

○激昂激厲高聳也○屬饜食求充腹也

○無那中間温呑煖處也
○多般摞서러가지모상猶言同中有許多異也
○其爲小人亦不索性性字其或以小人之心索小
人之性而不得歟
○似此等人分數勝己下底
○是聖賢非性生言非生知也歟
○裝點猶修餙也累墜不快活有拘有遺不洽好於
心也眼下猶眼前也○只管道止
○不與他說

菴皐集卷之十三